

再現與再生： 從「影視史學」視角談《百年原殤》

再現と再生：「映像史学」の視点で『百年原殤』を語る

Representation and Regeneration:

Exploring A Century of Indigenous Grief through Cinematic Historiography

文 | 丁少威（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生） 圖 |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

在人類尚未發明語言之前，歷史的記錄僅能依賴「物傳」——從器物與遺址中窺見過往的生活痕跡。語言出現後，「言傳」讓歷史得以透過口耳流傳；文字的出現則開啟「文傳」的新紀元，使歷史能被更長久地記載。近代，影音技術相繼發明，使「音傳」與「影傳」成為人類記錄歷史的新工具。從物傳、言傳、文傳，到音傳與影傳，歷史記錄的方式隨時代不斷演進，也不斷形塑我們如何「記憶過去」與「重構過去」。

《百年原殤》簡介

《百年原殤》是由原住民族電視台推出的紀錄片暨短劇作品，歷時三年製作，並於2025年4月播出。該片取材自原住民族委員會編纂之《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》中的三起歷史事件——「Cepo戰役」、「太魯閣族抗日戰役」與「大豹社抗日戰爭」。《百年原殤》從原住民族主體出發，結合半小時族語短劇與一小時紀錄片，呈現原住民族對自身歷史的詮釋與記憶。影片運用口述歷史、古地圖、歷史檔案與紀錄影像交錯敘事，不僅回應歷史創傷與族群記憶，也彰顯阿美族、太魯閣族與

泰雅族人對歷史的自我訴說。此種以原民為主體的歷史敘事，不但使原住民族的聲音被看見，亦有助於轉化為「大眾史學」的一部分，提升社會大眾與原民青年對原住民族歷史的理解與認同。

影視史學與臺灣原住民：從「他者凝視」到「成為主體」

“Historiophoty”一詞由美國史家懷特（Hayden White）於1988年提出，指的是「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，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」。此概念後經周樑楷引至華語界，譯作「影視史學」，並其有意將「影視」的範疇擴張。他主張凡屬任何圖像符號，不論靜態或是動態皆可納入影視史學，並定義為，「以靜態的或動態的圖像、符號，傳達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」、「探討分析影視歷史文本的思維方式或知識理論」。

對臺灣原住民族而言，長久以來族群歷史多以「言傳」與「物傳」延續，透過祖先的故事、儀式與日常實踐維繫記憶與歷史。然而，在統治者與國家主導的歷史敘事中，原住民族往往被邊緣化、標籤化，乃至消音，抑或是成



《百年原殤》Cepo戰役 戲劇片〈混濁〉劇照。
（圖片提供：原文會）

為他者鏡頭「凝視」下的對象。直到影音、攝影等技術普及，族人的聲音與身影才漸有機會從歷史的陰影中浮現，成為真正的主體。

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與影像紀錄，為臺灣原住民族提供突破文字霸權、回復歷史記憶與文化主體的媒介，如《蘭嶼觀點》、《烏踏石仔的噶瑪蘭》、《羽冠重生 Satapang》等作品。許多原民創作者運用影像語言，回望部落記憶、重構歷史事件，使影像不僅為記錄工具，更為族群再現與抵抗的媒介。就重現歷史的效力而言，無數文字記載往往難以企及一段影音材料所傳遞的、抑或是一幕影像所呈現的場景，使原住民族史不再是受他者書寫或詮釋，而是得以就本族立場，親自「發聲」、「發影」的主體，這正是原住民族在當代影視史學中最具變革性的意義之一。

歷史的再現：《百年原殤》的觀看與思考

影視史學的視角下，透過影像建構的空間、情感與象徵，得出多層次、感官並置的歷史經驗。《百年原殤》即以族群主體性為核心，透過劇情重演、訪談紀錄、歷史影像與地景書寫交織而成的敘事形式，超越事件重述，形塑出情境與情感層面的歷史再現。這種「以影像自述歷史」的方式，回應了傳統史學對原民主體性的忽視。

情感層面上，本片強調身體與空間的細節描繪，運用族語對白、部落地景、服飾與儀式等文化元素，重新連結土地與記憶，展現族群歷史的在地性與延續性。如懷特與周樑楷所言，影像得以呈現文字難以觸及的情感厚度與歷史張力。《百年原殤》也未陷入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論，而是以本族視角講述祖先的故事、記錄族群創傷，實踐「證史」、「補史」、「明史」的史觀自主。

然而，站在觀眾的立場觀《百年原殤》，



《百年原殤》太魯閣族抗日戰役 戲劇片〈抉擇〉劇照。
(圖片提供：原文會)

非原住民或非本族的觀眾是否能夠理解其所展演的內容？事實上是可以的。族語短劇沉浸式地以族人的角度將過去演繹出來，非原民觀眾縱使不理解族語對白，但仍然可以透過華語字幕與演員的肢體表情等，對劇情有大致的了解。而紀錄片中雖透過各類型史料，拼組出對三個歷史事件的內容，但基本上還是以華語作為主要語言來陳述，並且呈現前因後果上亦是條理清晰，故而，非原民觀眾或非本族群者，是可以瞭解《百年原殤》的。

從《百年原殤》出發：原民影像教材在教育現場可行的應用

在教育現場中，《百年原殤》可作為培養

歷史同理與多元視角的教材。一方面，其沉浸式的族語短劇與紀錄片敘事，有助學生進入歷史與文化的情感深層，不僅能認識臺灣原住民族，也可融入「地方學」課程中。對原民學生，影片能喚起文化認同與歷史自覺，提升自信與歸屬感；對非原民學生，則能促使其重新思考自身與土地、歷史的關係，建立對臺灣多元社會的理解與連結，以省思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經歷殖民與政權更替，記憶屢遭撕裂，敘事權亦被外來體制壟斷，造成深沉的歷史創傷的處境。另一方面，即便語言不通，學生亦可透過字幕、影像與清晰的敘事結構進入歷史情境，引發對「誰能書寫歷史」的思辨，進而反思歷史再現、主體性與族群記憶的議題。教師亦可設計延伸活動，如田野調查、訪談、報告或改編創作，讓學生主動參與歷史學習，使教學跳脫教材框架，開展更具在地意識與批判思



《百年原殤》大豹社抗日戰爭 戲劇片〈虹霧〉劇照。
(圖片提供：原文會)

維的學習。整體而言，若在教育現場能妥善呈現《百年原殤》，不僅能呼應當前108課綱所強調的核心能力，也能使學生對「歷史」有更多的體悟。

結語：原住民族影視史學的嶄新篇章

筆者作為歷史系學生與七腳川裔阿美族人，深感歷史書寫不應只是對過去的重述，更是當代與過去間的對話。無論是卡爾所言「歷史是史家與事實之間交互作用的過程，是現在與過去無止盡的對話」，或克羅齊強調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，都指出歷史的呈現需回應當代意義。《百年原殤》透過影像回應族群記憶與歷史正義，也象徵原住民族取回歷史敘事

主體性的開端。筆者深信且殷切期待，未來如七腳川戰役、加禮宛戰役等尚待被看見的歷史事件，也應有機會被轉化為具厚度的影像作品。影視不僅為歷史注入新生命，更使被邊緣化的記憶得以重構與再生。歷史的聲音本就多元，而「再現」正是促成歷史記憶「再生」與「重構」的契機。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，將不再沉默於遺忘之中。◆

作者簡介



丁少威

花蓮縣花蓮市人。阿美族。2004年生。目前就讀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二年級。關注原住民族的歷史書寫與文化記憶，以詩與小說書寫自己與族群，並記錄過去與當代的交織連結。期盼在字海中喚起記憶與認同，促進社會對歷史與族群文化的思索。